

母亲为割肝救子每日暴走10公里



陈玉蓉在暴走减肥



陈玉蓉

“只要我多走一步路、少吃一口饭，离救儿子的那天就会近一点。”

7个多月前，她被查出重度脂肪肝，割肝救子之门“砰”的一声被关上。医生说，要救孩子，你先试试减肥，才有可能减去脂肪肝。抱着一丝希望，从此，她奔走在武汉江岸区谏家矶长长的堤坝上。春去秋来，风雨无阻，200多天，每天暴走10公里。终于，奇迹发生了，重度脂肪肝消失了。母亲陈玉蓉，再次叩响了割肝救子之门。

村民

减肥那带劲，要那漂亮搞么事

10月25日凌晨5点，武汉江岸区谏家矶堤坝。这条为防洪而建的大坝，全长4.5公里，以先锋村为界，分为东坝和西坝。堤坝下，村庄静谧。“哎呀”一声，先锋村内的一家铁门开了。一个瘦削的女人快速闪了出来，朝坝上走去。她的步子迈得不算大，但频率极快。她的上身挺得笔直，远远望去，似乎只有两条细腿在快速拨动，像被上了发条一样。远处天兴洲大桥上的桥

灯，形成了一条光带。借着微弱的光，她飞快地朝前赶。昏暗中，也有一些晨练的身影，但这些身影很快被那个瘦削的女人超越。“减肥那带劲，要那漂亮搞么事？”有人远远地朝女人喊话，喊话的人叫易宙梅，家住堤边，她告诉记者，虽然天没亮，但她一眼就能认出那个女人，因为坝上所有的人中，她走得最快、最急。因为自己做水果生意，每天要起早出门进水果，从年初到9月底，每天都能看到那女人暴走，一天都没有间断。除了易宙梅，记者在村子里遇到的十几个人都知道女人在减肥，但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减肥。

母亲

儿子病了18年我要给他一个肝

这个减肥的女人名叫陈玉蓉，今年55岁，1996年从乡办企业下岗，目前在一家建材市场做会计。谈起她，村里人都夸，做事干练、热心快肠，对生病的儿子更是无微不至。但她儿子得的什么病，乡亲们也说不太清楚。

陈玉蓉的儿子叫叶海斌，今年31岁。13岁那年，海斌突然变得说话结巴、连走路都走不直了，他被确诊为一种先天

性疾病——肝豆状核病变，肝脏无法排泄体内产生的铜，致使铜长期淤积，进而影响中枢神经、体内脏器，最终可能导致死亡。

陈玉蓉说，尽管知道儿子的病情凶多吉少，但真正让她感到死亡威胁的，是两次大吐血。2005年8月5日深夜，已经睡着了的陈玉蓉迷迷糊糊听到儿子的呕吐声，当她打开灯，发现客厅里一大摊的血。后来医生告诉她，叶海斌的肝已经严重硬化，需要做移植手术，否则很难说还能活多久。但30多万元的异体移植费用，对这个人来说，是个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。她选择了让儿子接受护肝保守治疗。

在陈玉蓉的精心照料下，叶海斌的病情得到很大改善。此后3年间，叶海斌结婚、生子，还找了份临时工，但病情的再次发作打破了这一家的宁静。

2008年12月14日夜里，在外出差的叶海斌再次吐血，被送到宜昌一家医院抢救。次日清晨，陈玉蓉坐早班车赶往宜昌，由于漫天大雾，高速公路被封，儿子生死未卜，母亲心急如焚。陈玉蓉默默祷告上天保佑住他的孩子，她愿意用自己的肝换取儿子的性命。

叶海斌抢救成功了，几天后被转到武汉同济医院消化内

科治疗，病情趋于稳定。陈玉蓉也决定履行对上天的承诺，把肝捐出一部分给儿子，并于2009年2月9日住进了器官移植病房。

医生

你有重度脂肪肝不宜做肝捐赠

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打破了陈玉蓉捐肝救子的希望。

2008年12月31日，陈玉蓉的肝穿结果显示：重度脂肪肝，脂肪变肝细胞占50%-60%。这种情况，一般不宜做肝捐赠。

考虑到叶海斌病情危急，陈玉蓉救子心切，武汉同济医院为其进行了一次大会诊，最终设计了一种“折中”的手术方案。移植手术中，叶海斌保留部分肝脏，陈玉蓉捐1/3的肝脏给儿子。这样，陈玉蓉的肝脏能够为儿子代谢掉体内的铜，同时，陈玉蓉体内的肝脏也基本能维持自身的需要。手术原定于2009年2月19日进行。

就在手术前一天，陈玉蓉被主刀医生陈知水教授叫到办公室。陈教授告诉她，手术前常规检查中，叶海斌被查出丙肝，如果按照既定的方案进行，叶海斌留在体内部分肝脏，会把丙肝病毒传染到即将移植过来的母亲的肝脏，再次导致肝硬化，最终浪费母亲的肝脏。

基于这个原因，叶海斌的肝脏必须全部切除，母亲就需要切1/2甚至更多的肝脏给儿子。可是，母亲患有重度脂肪肝，1/2的肝脏不足以支撑其自身的代谢。无奈，捐肝救子的手术被取消。

老伴

她不让捐肝坚持要走路减肥

陈玉蓉的丈夫叶国祥和儿媳也想捐肝，但陈玉蓉断然反对。

叶国祥是中国石化湖北石油公司的内退职工，2003年起就在油船上做杂工，每月将近3000元的收入是家里的主要

经济来源。陈玉蓉说，儿子出院后要吃药，小孙女要养育，丈夫的身体要垮了，这个家还怎么撑下去？媳妇也不能捐，她还年轻，未来的路还很长。

医生了解情况后，也建议叶国祥放弃，况且叶海斌的病情趋于稳定，还可以再等一段时间。如果陈玉蓉减肥，倒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脂肪肝。

2月18日，陈玉蓉从医院出院后，当天晚上就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。由于医生叮嘱不能乱吃药，运动也不能太过剧烈，她选择了走路。

从陈玉蓉家旁的巷子里走上堤坝，左边不远处，就是标志着“2”的一个石墩，这也是谏家矶东坝的起点。陈玉蓉就从这里开始，走到堤坝的终点——一个标志着“4.5”的石墩，走一个来回，正好5公里。陈玉蓉早上走一次，晚上走一次，一天就是10公里。

每天早上，陈玉蓉5点不到就从家里出发。晚上，陈玉蓉一吃完晚饭就要出门，因为堤坝上没有夜灯，她不能回来得太晚。

7月的一天夜里，坝上出了车祸：经常散步的一位中年妇女被摩托车撞死了。此后好长一段时间，晚上再无人到坝上走路。唯独陈玉蓉还在坝上走，“什么鬼我都不怕，对于一个女人，还有什么比失去孩子更可怕！”

叶国祥夜夜在船上为妻子担心受怕。他说，有天妻子给自己打电话，说“走不回去了”，眼前一抹黑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后来在坝上坐了很久，才摸着黑勉强回到家。他常年出船在外，妻子从来报喜不报忧。“那天的情形肯定很严重，要不然她不会说。后来她又一直嘱咐我不能告诉儿子。”

即使不知道这件事，儿子对妈妈还是充满了愧疚。叶海斌说，妈妈每餐只吃半个拳头大的饭团，有时夹块肉送到嘴边，又塞回碗里去。陈玉蓉的大妹妹陈荣华说，姐姐只吃青菜，水煮的，没有油，根本难以下咽。

对自己的节俭，陈玉蓉并不满意。她说自己有时太饿了，控制不住吃两块饼干，吃完了

就会很自责。

每天10公里路，每餐半个拳头大的米饭团，常人难以想象需要怎样的毅力才能坚持。陈玉蓉说：“有时我也感觉看不到尽头，想放弃。但我坚信：只要我多走一步路、少吃一口饭，离救儿子的那天就会近一点。”

母亲

如果这次不能捐我会一直走下去

9月21日，微明晨曦中，陈玉蓉看到了一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。这让她感到一阵欣喜，莫名高兴。

7个多月来，她的鞋子走破了四双，脚上的老茧长了就刮，刮了又长，而几条裤子的腰围紧了又紧。她觉得是时候去医院检验一下自己的成果了。这面红旗让她感觉是个好兆头。

体重显示：她已从68公斤减至60公斤；肝穿显示：脂肪变肝细胞所占小于1%。脂肪肝没有了！这个结果让陈知水教授大为震惊，当时为了安抚她，说只要努力，半年也许可以消除脂肪肝，没想到她真的做到了。“这简直是个奇迹！”

对此，武汉同济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田德安也连声感叹：从医几十年，还没有见过一个病人能在短短7个月内消除脂肪肝，更何况还是重度。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，肯定做不到！”

10月19日，在陈知水教授的建议下，陈玉蓉住进医院进行全面检查。24日晚，她做完了核磁共振检查后回了趟家。这是她的最后一项检查，她的老伴也从广水赶回来了。“住院的几天没怎么走路，我心里觉得有点不安，既然回来了，就还是走一走。”25日早晨，当陈玉蓉走完5公里路后，东方已泛起了红色的朝霞，远处天兴洲大桥上的灯仍亮着。

陈知水教授称，未来两天，全院将进行一次大会诊，评估陈玉蓉此次是否可以给儿子捐肝。陈玉蓉平静地告诉记者：如果这次还不能捐，我会一直走下去。据《楚天都市报》

一家三代 六对夫妻是校友



刘宁夫妇与儿子儿媳和孙子

一个大家庭里，祖孙三代有20多人曾在一所中学上学，其中有六对夫妻是同学及校友。每逢佳节，这家人的家庭聚会就像是一场校友会。

再过几天，重庆育才中学将迎来建校70周年庆典。10月26日，重庆建工集团升力公司职工刘宁提前赶到学校祝福。他对育才有非常特别的感情，那是因为“我们家是一窝子的育才人”。

刘宁说，育才中学培养了刘家祖孙三代20多名学生。他们当中，有事业单位领导、企业干部、大学老师、研究生，都在育才中学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，走出精彩的人生。

最有趣的是，刘家有六对夫妻是育才中学的同学及校友。刘宁说：“以前谁也没想到我们家会有这么多育才的校友，每次家庭聚会就像校友会，常常谈起在育才学习的趣闻乐事，话语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育才的感激之情。”

第一代：爱情真挚

刘宁的么爸刘仁干和么妈吕德屏是刘家第一代育才校友，也是一对让人羡慕的同学夫妻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、上山下乡、恢复高考等改变人生的重大事件，一直相知相守，不离不弃。

刘宁说，么爸和么妈是高中六七级一班的同班同学。么爸刘仁干，1961年考入育才中学校初中部就读，历任学生会副主席、学生会主席，在同学们中间很有威望和人气。

“么爸是家里上一辈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，1963年祖母去世后，他才15岁，生活要自理，学习要自强，一切都要靠自己。”刘宁说，是育才学校领导和老师在么爸最困难时从生活、精神上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，也包括同学们的友爱。

“么爸和么妈相识、相恋于育才中学，1969年又一起下乡在同一个生产队里当知青，建立了相当深厚的感情。几年后，他们两个返城，但分居两个不同的城市。恢复高考以后，他们先后考上不同的大学……”刘宁说，虽然么爸和么妈的人生坎坷，经历不少风雨，但他们爱情真挚而专一。

第二代：青梅竹马

刘宁和爱人刘开凤是育才

中学初中1968级四班的同班同学，两个人既是同学也是邻居，真正的青梅竹马。

“我们在育才的同学时间不到两年，因为碰上文化大革命，下乡当知青去了。在育才上学的这两年所接受的教育，却影响我的一生。”刘宁说。

回忆当年在育才中学的学习生活，刘宁说，四十多年前，育才中学还叫重庆20中，能考上这所学校是件莫大光荣的事情。至今，学校围墙上的那幅巨大的“重庆二十中学是工程师的摇篮”的标语历历在目，张宗麒校长开学典礼上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的训导记忆犹新。

“当时我们是教学改革试点班，以自学为主，老师辅导为辅。”刘宁说，虽然只有一年多短暂的学习时间，但育才给了我们最大的收获——教会我们怎样学习，怎样做人。刘宁还记得，周恩来老师有趣的数学辅导仿佛把同学带进数字的海洋；秦重英语文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诵开启了同学智慧的窗口；余志彬班主任就像“班妈妈”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全班54名同学……

“学校学习的一幕幕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，正是这些回忆给了我‘敢为天下先’的人

生启迪，正是这些回忆鼓励我一生做真人、做真事直到今天。”刘宁说。

刘宁介绍，第二代中，自己的姐姐和姐夫，也是育才初中1966级同学。

第三代：校友真情

刘宁的儿子刘欣是育才中学高中1998级学生，一家人没有想到，他工作以后找的妻子居然也是育才校友。

刘欣酷爱体育，常常代表学校参加区、市体育比赛，每次都载誉而归。刘欣所创造的标枪、铅球学校纪录仍然保持到现在。

成都体院毕业后，刘欣在重庆理工大学任教。很多热心人给他介绍对象，但刘欣一个都没有看上。

直到有人给刘欣介绍了市疾防所的白纯。两人一见面就发现彼此是育才的校友，而白纯只比刘欣小两级，她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说过“刘欣”这个校园体育明星的名字。

“两个人因为在同一所学校上过几年学，有很多共同的记忆和话题，一见面就相谈甚欢，相见恨晚，很快就谈婚论嫁。”刘宁说。

在第三代子女中，还有两对育才的同学夫妻，他们都是同班同学，甚至是同桌。

刘宁的大外甥曹毅、黄俊夫妇是高中1999级同班同学。曹毅毕业于中央美院，现在自己开办了公司。

刘宁的大外甥女秦宇、大外甥女婿张崇宇是重庆育才中学初中1997级、高中2000级学生，同样是因为同在育才中学求学而相知、相恋。

秦宇初中毕业以重庆市统招招生第6名的身份升入育才高中部，2000年被育才中学保送进入东南大学，并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，目前在重庆交通大学任教。

第四代：还读育才

刘宁一家子跟育才结下的不解之缘，还将继续下去。刘宁的孙子今年还不满三岁，一家人已经为他确定了中学的就读目标：一定要考育才中学，因为他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全是育才的学生。

校庆前夕，刘宁回到学校看到校园面貌已发生巨大变化，让他思绪万千。他动情地说：“育才四十多年来留下了我们家祖孙三代太多的汗水和足迹，带来了太多的欢声笑语，珍藏了太多幸福的回忆。没有育才的培养，我们家不可能有今天，我感谢母校，更期盼母校美好的明天……”

据《重庆晚报》